



曲 枫 | 主编

[德] 迈克·克努佩尔 | 副主编

王丽英 | 执行主编

北冰洋研究

第五辑



Journal of Arctic Studies

上海三联书店

北冰洋研究（第五辑）

主 编：曲 枫

副 主 编：[德] 迈克尔·克努佩尔

执行主编：王丽英

编辑委员会（以姓氏音序排名）

白 兰（内蒙古社会科学院）

崔向东（渤海大学）

范 可（南京大学）

高丙中（北京师范大学）

郭培清（中国海洋大学）

郭淑云（大连民族大学）

何 群（内蒙古师范大学）

林 航（杭州师范大学）

刘晓春（中国社会科学院）

纳日碧力戈（内蒙古师范大学）

潘守永（上海大学）

祁进玉（中央民族大学）

曲 枫（聊城大学）

色 音（北京师范大学）

唐 戈（黑龙江大学）

汤惠生（河北师范大学）

夏立平（同济大学）

许永杰（中山大学）

杨 林（中国国家博物馆）

杨 剑（上海国际问题研究院）

张小军（清华大学）

Ben Fitzhugh（本·菲茨休，美国华盛顿大学）

William Fitzhugh（威廉·菲茨休，美国史密森学会）

Guðmundur Hálfðanarson（古德蒙德·哈法纳森，冰岛大学）

Steven Hartman（史蒂文·哈特曼，冰岛大学）

Poul Holm（保尔·霍尔姆，爱尔兰都柏林大学圣三一学院）

Michael Knüppel（迈克尔·克努佩尔，聊城大学）

Thomas McGovern（托马斯·麦戈文，美国纽约城市大学）

Ben A. Potter（本·波特，美国阿拉斯加大学）

Peter Sköld（彼得·斯科尔德，瑞典于默奥大学）

编 辑

齐山德 王丽英 潘晓丽 奥莱格·琶莹磨夫（Oleg Pakhomov）

保罗·蒙哥马利（Paul Montgomery） 位礼齐（Richard Fraser） 姬荣连 高文丽



曲 枫 | 主编

[德] 迈克·克努佩尔 | 副主编

王丽英 | 执行主编

北冰洋研究

第⑤辑



Journal of Arctic Studies

上海三联书店

目 录

卷首语

- 水上、冰上与陆上：人类历史进程的“终身流动性”…………… 曲 枫 / 1
Preface…………… Michael Knüppel / 7

环境史与考古学

- 东北亚和北美西北地区的考古学模式：对德内-叶尼塞假说的考证
…………… [美] 本·波特 (张春波 赵文正 译) / 3
独立 I 期与萨卡克——最早的格陵兰人
…………… [丹麦] 比耶恩·格诺 (赵文正 译) / 50
鹿角与象牙：再议史前爱斯基摩文化研究的二元结构主义理论
…………… 曲 枫 (赵文正 译 曲 枫 译校) / 75

语言学研究

- 尤卡吉尔语中的非词汇化拟声词
…………… [德] 迈克尔·克努佩尔 (刘凤山 译) / 103
日常生活中的图瓦语变迁
——以图瓦人语言态度与语言选择为例…………… 娜荷芽 / 112
满语使动词缀的形态学定位…………… 王海波 / 122

近北极民族研究

- 索伦部驻防呼伦贝尔的经过——以达斡尔族为例…………… 阿 力 / 139
俄罗斯族民歌的传承与保护——以内蒙古额尔古纳市为例…………… 李 萍 / 175
中国使鹿鄂温克人生存现状调查…………… 龚 宇 / 185

原住民再安置

20 世纪二三十年代瑞典萨米人的强制搬迁：历史与叙事

……………[瑞典] 刘静-赫尔默森 (刘凤山 译校 李耀辉 译) / 199

论加拿大政府因纽特民族“再安置计划”及其影响 ……潘 敏 包永康 / 217

前沿观察

人鸟互动神圣性与鸟类成功保护的关联性研究：以俄罗斯北极与中国
之间鸟类迁徙路线为例

……………[美] 福尔克·惠特曼 (丁海彬 译) / 240

格陵兰两个狩猎社区中的猎犬联盟

……………[意大利] 丹妮拉·托马希尼 (周圣涵 译) / 272

书评

栖居在北极家园——《北方民族志景观》书评……………张 雯 / 301
在学术研究和大众通俗读物之间架一座桥梁

——读《蓝狐岛》有感……………潘 敏 胡 荣 / 306

叶尼塞语中的阿尔泰语元素 ……[德] 迈克尔·克努佩尔 (刘凤山 译) / 312

学术动态

内蒙古自治区鄂温克族研究会……………柳 华 / 321

瑞典于默奥大学 (Umeå University) 北极中心：通过战略网络促进

和支持北极研究……………[瑞典] 莉娜·玛丽亚·尼尔森

尼古拉斯·埃克隆德 (姬荣连 译) / 333

瓦尔多的土著研究——瑞典于默奥大学萨米族人研究中心……………

[瑞典] 刘静-赫尔默森 克里斯特·斯图尔

莉娜·玛丽亚·尼尔森 (张丽红 译) / 341

第三届北冰洋研究高端论坛——“中国近北极地区呼伦贝尔研究”

学术研讨会在额尔古纳举行……………赵文正 / 352

征稿启事

《北冰洋研究》征稿启事…………… / 359

Call for Submissions: *Journal of Arctic Studies*…………… / 360

CONTENTS

Preface

- On Water, Ice, or Land: Lifetime Mobility of Human History Qu Feng/ 1
Preface Michael Knüppel/ 7

Environmental History and Archaeology

- Archaeological Patterning in Northeast Asia and Northwest North America: An
Examination of the Dene-Yeniseian Hypothesis
..... Ben A. Potter (Translated by Zhang Chunbo and Zhao Wenzheng) / 3
Independence I and Saqqaq. The First Greenlanders
..... Bjarne Grønnow (Translated by Zhao Wenzheng) / 50
Ivory versus Antler: A Reassessment of Binary Structuralism in the Study
of Prehistoric Eskimo Cultures
..... Qu Feng (Translated by Zhao Wenzheng) / 75

Linguistic Research

- Non-lexicalized Onomatopoeia in Yukaghir Languages
..... Michael Knüppel (Translated by Liu Fengshan) / 103
Tuvan Language Change in Daily Life Na Heya/ 112
The Morphological Status of the Causative Suffix in Manchu
..... Wang Haibo/ 122

Studies of Chinese Arctic Peoples

- Origin and Development of Solon Aiman (Tribe) Stationing in
Hulun Buir—A Daur Perspective A Li/ 139
Inheriting, Reviving and Protecting Russian Folk Songs in Urgun
City, Inner Mongolia Li Ping/ 175
Investigation on the Survival Status of Reindeer Ewenki in China
..... Gong Yu/ 185

Indigenous Resettlement

- Sámi Forced Relocation in Sweden during 1920s—30s: History and Narratives
..... Jing Liu-Helmersson (Translated by Liu Fengshan and Li Yaohui) / 199
- The Inuit Resettlement Project in Canada and Its Impact
..... Pan Min Bao Yongkang/ 217

Frontier Observation

- On the Relevance of Spirituality for Human-Bird Interactions and
Conservation Success: An example from the Arctic Russia-China
flyway Falk Huettmann (Translated by Ding Haibin) / 241
- The Dog-Hunter Alliance in two Hunting Communities of Greenland
..... Daniela Tommasini (Translated by Zhou Shenghan) / 273

Book Review

- Dwelling on the Arctic Homeland Zhang Wen/ 301
- Bridging Academic Research and Popular Publications—Review on
Island of the Blue Foxes Pan Min Hu Rong/ 306
- Language Contact in Siberia. Turkic, Mongolic, and Tungusic loanwords in
Yeniseian Michael Knüppel (Translated by Liu Fengshan) / 312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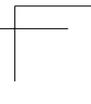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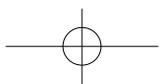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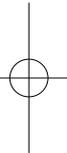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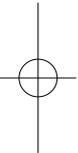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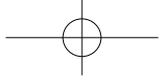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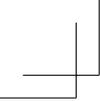
Academic Events

- The Inner Mongolian Society for Academic Research on the Evenki People
..... Liu Hua /321
- The Arctic Centre of Umea University, Sweden: Promoting and Supporting
Arctic Research through a Strategic Network Lena Maria Nilsson
Niklas Eklund (Translated by Ji Ronglian)/333
- Indigenous Research at Várdduo—Centre for Sami Research, Umea
University, Sweden Jing Liu-Helmersson Krister Stoor
Lena Maria Nilsson (Translated by Zhang Lihong) /341
- The Third Arctic Studies Forum held in Erguna
..... Zhao Wenzheng /352

Call for Submissions

- Call for Submissions: *Journal of Arctic Studies* (Chinese) /359
- Call for Submissions: *Journal of Arctic Studies* /360

语言学研究



满语使动词缀的形态学定位

王海波

摘要：本文的目的是根据 Stump (1998) 提出的 5 条标准来确定满语使动词缀的形态学定位。满语的使动词缀是派生词缀而不是屈折词缀，主要因为以下两点原因：(1) 满语的使动词缀在语义上不规则，既可以表达操作使动，也可以表达指示使动，并且表达哪一种使动由词基决定。(2) 满语的使动词缀并不对进一步的派生封闭所在词，即，满语的使动词缀的外侧可以附加派生词缀（名词化词缀 -ku/-qu 或名词化词缀 -n）。

关键词：满语 使动 屈折 派生

作者简介：王海波，男，东京大学博士（2018 年），岭南师范学院外国语学院日语系讲师，研究方向为语音学、音系学、形态学。

一、绪 论

满语是一种满-通古斯语言。满语书面语^①是中国清朝官方使用的满语。满语的现代方言包括黑龙江省的数十位满族老人所使用的三家子方言和黑龙江方言以及新疆伊犁哈萨克自治州察布查尔锡伯自治县等地的锡伯族所使用的锡伯方言。

满语的使动词缀的形式、语义和句法功能在很多先行研究中都有记述，

① 满语书面语最常用的转写是穆林德夫转写，本文所使用的满语书面语转写以音系理论为依据，将穆林德夫转写作出了如下两处变动：一、将满语书面语的古典 u 和 ū 视为同一音位，使用同一符号 (u)。二、将软腭音 (k, g, x) 和小舌音 (q, g, χ) 视为不同音位，使用不同符号。

但关于满语的使动词缀是屈折词缀还是派生词缀这一问题，先行研究中并未进行充分讨论，因此本文将依据 Stump (1998) 所提出的屈折和派生的区别标准来对满语中的使动词缀的形态学定位进行分析。本文中所涉及的满语现代方言的资料皆为笔者田野调查中所采集。^①此外，满语书面语和现代方言中，各自的使动词缀和被动词缀的形式相同，本文只讨论使动词缀的情况。

二、满语使动词缀的形式

满语书面语的使动词缀 {-bu} 有 -bu 和 -mbu 两种变体。变体 -bu 的例子比如 χ ula-bu-mbi “使读”（读-使动词缀-未完整体词缀）。变体 -mbu 的例子比如 dosi-mbu-mbi “使进入”（进入-使动词缀-未完整体词缀）。

锡伯方言的使动词缀 {-we} 主要有 -we 和 -wu 两种变体。^②在多数母语者的发音中，当词基最末尾的元音是非圆唇元音时，使动词缀以 -we 的形式出现，比如 χ ula-we-mi [χ ola'vim] “使读”（读-使动词缀-未完整体词缀）中，词基 χ ula- 最末尾的元音是 a，该元音是非圆唇元音，后面的使动词缀是 -we，使动词缀中的元音 e 也是非圆唇元音。当词基最末尾的元音是圆唇元音时，使动词缀以 -we 或 -wu 的形式出现，比如 bu-we-mi [bu'vim] ~ bu-wu-mi [bu'vum] “使给”（给-使动词缀-未完整体词缀）中，词基 bu- 最末尾的元音是 u，该元音是圆唇元音，后面的使动词缀是 -we 或 -wu，使动词缀中的元音可以是非圆唇元音 e，也可以是圆唇元音 u。^③

三家子方言和黑河方言的使动词缀 {-bu} 都只有 -bu 一种变体，使动

① 现代方言中的锡伯方言的音位和音位变体如下：/p/[p^(h)], /b/[b ~ p^(h)], /m/[m], /f/[f], /t/[t^(h)], /d/[d ~ t^(h)], /n/[n ~ ɲ], /s/[s ~ z ~ e ~ z], /ʃ/[ʃ ~ ʒ], /c/[t͡ʃ^(h) ~ t͡ʃ^(h) ~ ʃ ~ e], /j/[d͡ʒ ~ d͡ʒ ~ t͡ʃ^(h) ~ t͡ʃ^(h) ~ ʃ ~ e], /l/[l ~ l ~], /r/[r ~ r], /k/[k^(h) ~ q^(h)], /g/[g ~ k^(h)], /ŋ/[ŋ ~ ɲ], /x/[x ~ ɣ], /q/[q^(h) ~ χ], /ɠ/[ɠ ~ ɣ], /N/[ɔ̃ ~ n ~ m ~ ŋ ~ n ~ ɲ], /y/[j], /w/[v ~ w ~ v ~ w ~ f], /i/[i], /u/[u ~ u ~ y], /e/[ɜ ~ ɣ ~ u ~ i], /a/[a ~ ε], /o/[ɔ ~ ø ~ œ] (详见王海波 2018)。另外，文中使用的“↑”是一种语调 (intonation) 符号 (参见久保等 2011: 12)，例句中的“=”是附着语素 (clitic) 的分界线，“-”是词缀的分界线。

② 一部分母语者还有 -wewe 等变体。

③ 锡伯方言使动词缀中的元音和词基最末尾的元音之间的这种圆唇性的同化，其范围只限于临近音节，这种现象，按照 Anderson (1980) 的术语，属于 metaphony。关于这一现象的进一步讨论，参见王海波 (2020)。

词缀中的元音的圆唇性不会受到词基最末尾的元音的圆唇性的影响。以三家子方言为例，前述锡伯方言的 $\chi\text{ula-we-mi}$ [$\chi\text{ola}'\text{vim}$]“使读”和 bu-we-mi [$\text{bu}'\text{vim}$] ~ bu-wu-mi [$\text{bu}'\text{vum}$]“使给”在三家子方言中的同源词分别是 xola-bu-mi [$\chi\text{ola}'\text{bu:mje} \sim \chi\text{ola}'\text{bum}$] 和 bu-bu-mi [$\text{pu}'\text{bu:mje} \sim \text{pu}'\text{bum}$]。 xola-bu-mi 中，词基是 xola- ，词基最末尾的元音是 a ，该元音是非圆唇元音。 bu-bu-mi 中，词基是 bu- ，词基最末尾的元音是 u ，该元音是圆唇元音。这两种词基后面附加的使动词缀都是 $-\text{bu}$ 。

三、屈折词缀和派生词缀的区别标准

屈折 (inflection) 和派生 (derivation) 的本质区别是：屈折给出同一词位 (lexeme) 的不同词形 (word-forms)，而派生给出的则是新的词位。

屈折和派生可以有多种形态手段来实现，如果是用词缀的手段来实现的话，那么用于屈折的词缀被称为屈折词缀，用于派生的词缀则被称为派生词缀。比如满语书面语中 je-ke “吃了”(吃-完整体词缀)的 $-\text{ke}$ “完整体词缀”是屈折词缀，而 je-ku “粮食”(吃-名词化词缀)的 $-\text{ku}$ “名词化词缀”是派生词缀。在词的内部，屈折词缀所附着的主体部分，即同一词位的不同词形的共有部分，被称为词干 (stem)，而屈折词缀所附着的主体部分和派生词缀所附着的主体部分都可以被称为词基 (base) (Spencer 1991: 461)。

关于在实际操作中如何界定某个词缀是屈折词缀还是派生词缀，Stump (1998: 14—18) 给出了 5 条标准。结合 Stump (1998) 给出的标准以及其他相关研究中所提到的观点和例子，可总结如下：

标准 1：关于词位的语义或词性是否发生改变的标准 (the criterion of *change in lexical meaning or part of speech*)：加派生词缀后，词位的语义或词性可能会发生改变；加屈折词缀后，词位的语义或词性不会发生改变。比如 Stump (1998) 提到，英语的 singer 中的 $-\text{er}$ 是派生词缀， singer 和 sing 词性不同；而 singers 中的 $-\text{s}$ 是屈折词缀， singers 和 singer 词性相同。不过也有加派生词缀后词位的语义或词性不发生改变的例子，Stump (1998) 举出了 read/re-read 等例子。

标准 2：关于是否由句法环境所确定的标准 (the criterion of *syntactic determination*)：句法环境要求词位以某个屈折形式 (paradigm 中的某个形式) 出现，而不是要求该词位以某个派生形式出现，即句法环境所要求的

是某个屈折形式，而不是某个派生形式。比如，Stump (1998) 提到英语中的 “They have *sing/*sings/*sang/sung/*singing several sea shanties” 中，句法环境确定了 {sing} 这个词位的屈折形式 sung；另一方面，“a singer/fan of sea shanties” 中的 singer 可以由 fan 代替，{-er} 这个形态素不是由该句法环境所决定的，这里的 -er 是派生词缀。Bauer (1983: 27) 举出过类似的例子：在 “He always kisses his mother good night.” 这句话中，含有第三人称单数词缀的 kisses 不能被 kiss 所替代，该词缀属于屈折词缀；在 “The writer received a well-earned prize” 这句话中含有名词化词缀的 writer 可以由 boy 所替代，该词缀属于派生词缀。然而这一标准也存在不适用的例子，比如 Bauer (1983: 24) 指出：“They walked home from school.” 中的 walked 可以被 walk 替代（有语义的不同），但是英语中的过去时词缀是屈折词缀而不是派生词缀。

标准 3：能产性的标准 (the criterion of *productivity*)：总的来说，屈折比派生的能产性高。比如，英语中任何一个可数名词都有复数屈折形式；但并不是所有形容词都可以有动词化派生形式，Stump (1998) 提到 hard 和 deaf 都可以加上动词化派生词缀 -en，分别构成 harden 和 deafen，但 cold 和 brave 不能通过同样的派生词缀构成 *colden 和 *braven。不过也存在能产性很高的派生词缀，比如 Bauer (2003: 73—74) 提到英语中的派生词缀 -able 的能产性很高。另外，有些动词也会有屈折形式空缺的情况，比如 Stump (1998) 提到法语的 *frir* 等动词缺少很多屈折形式。

标准 4：语义规则性的标准 (the criterion of *semantic regularity*)：屈折词缀的语义是规则的，但派生词缀的语义经常是不规则的。比如，英语中表示第三人称单数现在时词缀是屈折词缀，无论是 sings 中的 -s 还是 likes 中的 -s，其语义都是一样的。与之相对地，英语的动词化词缀 -ize 是派生词缀，其具体语义则因不同词基而不同，比如 Stump (1998) 提到 winterize 的意思是“给~安装御寒设备准备过冬”，hospitalize 的意思是“送~入院治疗”，vaporize 的意思是“蒸发或使~蒸发”。不过也存在语义相对较规则的派生词缀，比如英语的派生词缀 -able 的语义相对较规则。

标准 5：“关闭”标准 (the criterion of *closure*)：绝大多数情况下，屈折词缀存在于派生词缀的外侧，也就是说，屈折词缀的外侧很难附加派生词缀。所谓“关闭 (closure)”，即，加上屈折词缀后就关闭了派生的大门，不能再进行派生。Stump (1998) 提到，英语中不存在 *socksless 这样的词，

因为 socks 的 -s 是屈折词缀，它关闭了派生的大门，不能再附加派生词缀，而 -less 是派生词缀。实际上关于“屈折词缀存在于派生词缀的外侧”这一点，很多先行研究有提及，除了 Stump（1998）以外，还有比如 Greenberg（1966：93）也提到：派生词缀总是出现在词根和屈折词缀之间；早田辉洋（2008：7—8）也提到：以屈折词缀结尾的单词构成词干，在其后面出现派生词缀，这种现象是很难发生的，比如英语和德语中的“少年时期”分别可以说 boy-hood、Kind-heit，却不能说 *boy-s-hood 和 *Kind-er-heit。然而“屈折词缀存在于派生词缀的外侧”这一点并不是没有例外的，在下面这些例子中，屈折词缀都出现在派生词缀的内侧：英语的 report-ed-ly（Bauer 2003：100）、德语的 Kind-er-chen“孩子-复数词缀（屈折词缀）-指小词缀（派生词缀）”（Bloomfield 1933：226）、荷兰语 held-en-dom“英雄-复数词缀（屈折词缀）-表示性质的词缀（派生词缀）”（Booij 1996：1—15）、威尔士语的 merch-et-os“女孩-复数词缀（屈折词缀）-指小词缀（派生词缀）”（Robins 1964：261）、Athapaskan 语的 ?ach-é-cho“雪鞋-所属词缀（屈折词缀）-指大词缀（派生词缀）”（Rice 1987：83）等。不过总体上说，这样的例外是非常罕见的，绝大多数情况下，屈折词缀的外侧不会出现派生词缀。^①

四、满语使动词缀的形态学定位

本章将以第3章的5条标准为依据来对满语中的使动词缀的形态学定位进行分析。

（一）依据标准1的分析

根据第3章的标准1可知，加屈折词缀后，词性不会有变化；但加派生词缀后，词性既可能有变化，也可能没有变化。也就是说，如果加词缀后词性未发生变化，那么该词缀既可能是屈折词缀，也可能是派生词缀；但如果加词缀后词性发生变化，那么该词缀则只可能是派生词缀。满语的使动词缀的附加并不会导致词性的变化，加使动词缀前和加使动词缀后都是动词，比如锡伯方言的 χ ula-“读”是动词，加上使动词缀后的 χ ula-we-“让~读”依

^① Booij（1996：1—15）将屈折分为文脉屈折（contextual inflection）和固有屈折（inherent inflection），并指出可以出现在派生词缀内侧的屈折词缀只有固有屈折。

然是动词。因此，单从标准 1 无法确定满语的使动词缀是屈折词缀还是派生词缀。

（二）依据标准 2 的分析

根据第 3 章的标准 2 可知，派生词缀的附加不是由句法环境所要求的（即含有该派生词缀的形式可以被不含该派生词缀的形式所替代）。满语中由使动词缀所构成的使动，属于形态使动（morphological causative），然而满语的使动不仅有形态使动，还有词汇使动（lexical causative）（王海波 2011：338—343），也就是说，词汇使动可以在不附加使动词缀的情况下表达使动的含义。在一个具体的句法环境中，一个含有使动词缀的形式可以被词汇使动所替代，比如，锡伯方言中有下面的例句。

- (1) bi tere nimaχe=we bece-we-xe=i
 [bi tʰir ɲimaʁif biʃʰivɥij]
 我 那个 虫子 = 宾格 死-使动-完整体 = 情^①
 “我把那只虫子弄死了。”

- (2) bi tere nimaχe=we wa-χe=i
 [bi tʰir ɲimaʁif va:ʁij]
 我 那个 虫子 = 宾格 杀-完整体 = 情态
 “我杀了那只虫子。”

通过上面的例句可知，形态使动 bece-we-“让~死，把~弄死”（死-使动词缀）可以被词汇使动 wa-“杀”所替代，不会产生句法问题。例句（1）中的 bece-we- 可以替换为 wa-，即例句（2）。因此根据标准 2，这里的使动词缀显示出是派生词缀的性质。

然而另一方面，正如第 3 章中也提到的，标准 2 也存在不适用的例子，比如 Bauer（1983：24）提到的这个例子：“They walked home from school.” 中的 walked 可以被 walk 替代（有语义的不同），但是英语中的过去时词缀是屈折词缀而不是派生词缀。也就是说，仅以“bece-we- 可以被 wa- 替代”为根据来主张“满语的派生词缀是派生词缀”是不充分的，因此需要继续依据其他标准来进行分析。

① 关于锡伯方言中 =i 和 =ŋe 这两个表达情态的附着语素（clitics），兕倉（2018）有详尽的记述。

（三）依据标准 3 的分析

根据第 3 章的标准 3 可知，屈折词缀比派生词缀的能产性高，但也存在能产性很高的派生词缀，比如 Bauer（2003：73—74）提到在英语的及物动词词基后附加的 *-able* 是一个能产性很高的派生词缀，甚至连新出现的及物动词都可以附加这个词缀，因此无法尽数罗列出以 *-able* 为派生词缀的所有的词。也就是说，如果一个词缀的能产性很高，那么虽然它很可能是屈折词缀，但也不能排除派生词缀的可能。满语的使动词缀的能产性很高，所以从这一点上说，它可能是屈折词缀，但也有可能是像 Bauer（2003）所提到的 *-able* 那样的能产性很高的派生词缀。也就是说，仅根据标准 3 很难判断满语的使动词缀是屈折词缀还是派生词缀。

另外，满语的使动词缀虽然能产性很高，但是并非满语中所有的动词后面都可以附加使动词缀。锡伯方言的动词 *dulu-* 除了“通过，经过”的意思以外还有助动词的用法，表示经历，即“~过，有过~经历”的意思。比如下面的例句（3）中的 *dulu-* 所表达的是经历，即“~过”。

- (3) tere jaqe gulja=de gene-me dulu-xe=yi
 [tʰir d̪ʒaɣʰ ɣo[d̪ʒat ɣinim duɣyij]
 他 伊宁 = 与格 去-未完整体连用 过-完整体 = 情态
 “他去过伊宁。”

用于助动词表示经历的 *dulu-* 后面不能附加使动词缀。比如下面这个句子试图表达“我使他有了去过伊宁的经历了”，但是下面这个句子笔者调查的多名母语者均不接受。

- (4) *bi tere jaqe=we gulja=de gene-me dulu-we-xe=yi
 *[bi tʰir d̪ʒaɣʰif ɣo[d̪ʒat ɣinim duɣyij]
 我 他 = 宾格 伊宁 = 与格 去-未完整体连用 过-使动-完整体 = 情态
 intended meaning: “我使他有了去过伊宁的经历了。”

不过，也不能以“存在不能附加使动词缀的助动词”为依据来认定该使动词缀不是屈折词缀而是派生词缀。正如 Stump（1998：16）也提到的，有些动词也会有屈折形式空缺的情况。也就是说，仅凭标准 3 无法确定满语的使动词缀是屈折词缀还是派生词缀。

（四）依据标准 4 的分析

根据第 3 章的标准 4 可知，屈折词缀的语义是规则的，而派生词缀的语义经常是不规则的，但也存在语义规则的派生词缀。因此，如果一个词缀的语义是规则的，那么虽然它很可能是屈折词缀，但是也有派生词缀的可能；如果一个词缀的语义是不规则的，那么它是派生词缀。

Song (2001: 277) 对使动结构进行了多种分类，其中一种分类是以语文学的因素为标准将使动分为操作使动 (manipulative causation) 和指示使动 (directive causation)。操作使动中，使动者 (causer) 通过主动地对被使动者 (causee) 采取某行动来造成使动的结果；指示使动中，使动者口头上对被使动者发布指示 / 命令，由被使动者执行该指示 / 命令的内容来实现使动的结果。

满语的使动词缀根据不同词基所表达的使动的种类不同，有些词基后面加上使动词缀时表达的是操作使动，有些词基后面加上使动词缀时表达的则是指示使动。

加上使动词缀时表达操作使动的词基相对较少，下面这个例子属于这种情况。

- (5) eni' = ni↑ ɣaxɛji = de utku = we utu - we - me bu - xe = yi
 [iɲiɲi: ɣaxidz̄it utk^huf ut^huvim bu:ɣij]
 妈妈 = 主题 儿子 = 与格 衣服 = 宾格 穿 - 使动 - 未完整体连用 给 - 完整体 = 情态
 “妈妈给儿子穿上了衣服。”

上句中的 utu - we - “给 ~ 穿” 是由 utu - “穿” 附加使动词缀构成的。上句的意思并不是使动者 (妈妈) 发布 “穿” 的指示 / 命令让被使动者 (儿子) 来穿衣服，而是使动者 (妈妈) 主动采取 “给儿子穿衣服” 这一行动。这是使动者主动采取行动造成的使动，而不是使动者发布命令的使动，因此是操作使动，而不是指示使动。

操作使动还有一些其他的例子，比如：gele - we - “吓唬” (害怕 - 使动词缀)、ta - we - “给 ~ 看” (看 - 使动词缀)、taqe - we - “介绍” (认识 - 使动词缀) 等。

加上使动词缀时表达操作使动的词基相对较多，下面这个例子属于这种情况。

- (6) bi tere jaqe=we gene-we-xe=i
 [bi tʰir q̄zaqʰif ginivɣij]
 我 他 = 宾格 去-使动-完整体 = 情态
 “我让他去了。”

上句中的 gene-we-“让~去”是由 gene-“去”附加使动词缀构成的。上句中的使动者(我)只是在口头上对被使动者(他)发布了指示/命令,由被使动者(他)执行该指示/命令的内容来实现使动的结果,因此不是操作使动,而是指示使动。

使动可以以语义学的因素为标准分为上述操作使动和指示使动,还可以以形态学的因素为标准分为词汇使动(lexical causative)、形态使动(morphological causative)和句法使动(syntactic causative)(Song 2001: 260)。^①另外, Song(2001: 278)还提到了使动的语义分类和形态分类的普遍性的对应关系:词汇使动、形态使动、句法使动构成一个体现使动的谓语和使动结果的谓语的融合程度的排行,在这个排行中,词汇使动在最左端,句法使动在最右端,并且在这个排行中,操作使动倾向向左,而指示使动倾向向右。Song(2001: 278—279)根据 Hinton(1982: 354—355)和 Shibatani(1976: 33—34)的先行研究举出了 Mixtec 语和日语的例子如下。

表1 Mixtec 语使动的语义分类和形态分类的对应(根据 Song 2001: 279; Hinton 1982: 354—355)

形态分类 语义分类	词汇使动	形态使动	句法使动
操作使动		+ (e.g. s-ké “Feed him.”)	
指示使动			+ (e.g. sá?à hà nà kee “Make him eat.”)

表2 日语使动的语义分类和形态分类的对应(根据 Song 2001: 279; Shibatani 1976: 33—34)

形态分类 语义分类	词汇使动	形态使动	句法使动
操作使动	+ (e.g. ugokas- “move...”)		
指示使动		+ (e.g. taore-sase- “make... fall down”)	

① 对使动结构形态分类的先行研究,除了 Song(2001: 260)以外还有 Shibatani(1976: 2—3)、Comrie(1981=1989: 160—161)、Dixon(2000: 33—34)、Shibatani & Pardeshi(2002: 103—109)等。

通过上面两表可以看出在“词汇使动-形态使动-句法使动”这个排列中操作使动比指示使动倾向靠左侧。下表是满语锡伯方言的情况，也不违背这一对应原则。

表3 满语锡伯方言使动的语义分类和形态分类的对应

形态分类 语义分类	词汇使动	形态使动	句法使动
操作使动	+ (e.g. wa- “杀”)	+ (e.g. utu-we- “给~穿”)	
指示使动		+ (e.g. gene-we- “让~去”)	

不过，满语锡伯方言的例子中有操作使动和指示使动在形态使动中“重叠”的部分^①，即，操作使动和指示使动都可以用形态使动来表达。也就是说，使动词缀 -we 既可以表达操作使动，又可以表达指示使动，并且使动词缀 -we 所表达的是操作使动还是指示使动，是由使动词缀前的词基所决定的，有的词基加使动词缀 -we 表达操作使动，有的词基加使动词缀 -we 表达指示使动。因此从这一点来看，很难说满语的使动词缀的语义是规则的。由第3章的标准4可知，屈折词缀的语义是规则的，其含义不会因词基而异。因此，很难说使动词缀是屈折词缀。也就是说，根据标准4可以知道满语的使动词缀显示的是派生词缀的性质。

（五）依据标准5的分析

根据第3章的标准5可知，绝大多数情况下，屈折词缀的外侧不能再附加派生词缀，而派生词缀的外侧则可以再附加派生词缀。因此，如果一个词缀的外侧可以再附加派生词缀，那么这个词缀很可能是派生词缀。

满语的使动词缀的外侧是可以附加派生词缀的，笔者在满语书面语的词典（清代满语书面语的词典《五体清文鉴》^②及胡增益2020年的《新满汉大词典》等）中发现很多使动词缀的外侧附加名词化词缀 -ku/-qu 或名词化词

① Song (2001: 279) 没有提到日语操作使动和指示使动在形态使动中“重叠”的情况，即，没有提到形态使动表达操作使动的情况。实际上日语的形态使动除了表达指示使动以外，也有表达操作使动的可能，比如，笔者通过对日语母语者的调查得知：hak-ase-是形态使动，但既可以表达“给~穿 [裤子鞋子裙子等]”（此时为操作使动），又可以表达“让~穿 [裤子鞋子裙子等]”（此时为指示使动）。

② 《五体清文鉴》的具体资料用的是田村等（1966—1968）。

缀 -n 的例子如下。

表 4 满语书面语使动词缀的外侧附加名词化词缀 -ku/-qu 的例子

(i)	aca-bu-qu “迎合人的人”	< aca- “合” + -bu + -qu
(ii)	da-bu-qu “火盆；香炉；小灯”	< da- “(火)烧着” + -bu + -qu
(iii)	deye-bu-ku “风筝”	< deye- “飞” + -bu + -ku
(iv)	do-bu-qu “架鹰的架子”	< do- “(鸟等)停(在某处)” + -bu + -qu
(v)	eye-bu-ku “顺流放下去的东西”	< eye- “流” + -bu + -ku
(vi)	kekse-bu-ku “如意(器具名)”	< kekse- “称心如意” + -bu + -ku
(vii)	ta-bu-qu “挂钩；扣环；钉锦”	< ta- “勾” + -bu + -qu
(viii)	taci-bu-qu “清代的一种教员”	< taci- “学习” + -bu + -qu
(ix)	ure-bu-qu “私塾”	< ure- “熟” + -bu + -qu
(x)	χafu-mbu-qu “翻译官”	< χafu- “通” + -mbu + -qu
(xi)	χuwaša-bu-qu “庠(古代的学校)”	< χuwaša- “成长” + -bu + -qu

表 5 满语书面语使动词缀的外侧附加名词化词缀 -n 的例子

(i)	aitu-bu-n “救助”	< aitu- “复活” + -bu + -n
(ii)	ulxi-bu-n “通知，布告，诰”	< ulxi- “领悟” + -bu + -n

通过上面的例子可知，满语的使动词缀的外侧是可以附加名词化词缀 -ku/-qu 或名词化词缀 -n 的，并且例词并不罕见。名词化词缀 -ku/-qu 和名词化词缀 -n 都可以让动词词基成为名词，即，名词化词缀的附加改变了词基的词性，所以根据第 3 章中提到的标准 1，名词化词缀 -ku/-qu 和名词化词缀 -n 都属于派生词缀。表 4 和表 5 的例子中的词都是在使动词缀的外侧附加这两种名词化词缀的，而这两种名词化词缀又是派生词缀，也就是说，满语的使动词缀的外侧是可以附加派生词缀的。根据第 3 章中提到的标准 5 可知，如果一个词缀的外侧可以附加派生词缀，那么这个词缀很可能是派生词缀。因此，根据标准 5 以及表 4 和表 5 中的例子可知，满语的使动词缀体现的是派生词缀的性质。

五、结 语

本文根据屈折和派生的5条区别标准对满语使动词缀的形态学定位进行了分析。

根据标准1, 加屈折词缀不会引起词性变化; 加派生词缀可能会引起词性变化, 也可能不会引起词性变化。因此, 引起词性变化的词缀是派生词缀; 不引起词性变化的词缀既可能是屈折词缀, 也可能是派生词缀。满语的使动词缀不会引起词性的变化, 所以无法根据这条标准来判断满语的使动词缀是屈折词缀还是派生词缀。

根据标准2, 屈折词缀的附加是由句法环境所要求的, 因此在具体句法环境中含有该屈折词缀的词不能用不含该屈折词缀的词所替代; 派生词缀的附加不是由句法环境所要求的, 因此在具体句法环境中含有该派生词缀的词不能用不含该屈折词缀的词所替代。满语中含有使动词缀的形式不是由句法环境所要求的, 所以就这条标准而言, 满语的使动词缀所体现的性质更接近派生词缀的性质。不过因为这条标准也有不适用的情况, 所以仍需要同时参考其他标准。

根据标准3, 屈折词缀比派生词缀的能产性高, 但也存在能产性很高的派生词缀。因此, 如果一个词缀的能产性很高, 那么虽然它很可能是屈折词缀, 但是也有派生词缀的可能。满语的使动词缀的能产性很高, 所以无法根据这条标准来判断满语的使动词缀是屈折词缀还是派生词缀。

根据标准4, 屈折词缀的语义是规则的; 派生词缀的语义经常是不规则的, 但也存在语义规则的派生词缀。因此, 如果一个词缀的语义不规则, 那么它是派生词缀。满语中的使动词缀的语义根据不同词基而不同, 有的词基加使动词缀表达操作使动, 有的词基加使动词缀表达指示使动, 可见满语的使动词缀的语义是不规则的, 所以就这条标准而言, 满语的使动词缀体现的是派生词缀的性质。

根据标准5, 屈折词缀的外侧很难再附加派生词缀; 派生词缀的外侧则可以再附加派生词缀。因此, 如果一个词缀的外侧可以再附加派生词缀, 那么这个词缀很可能是派生词缀。满语的使动词缀的外侧可以附加派生词缀(名词化词缀 -ku/-qu 或名词化词缀 -n), 所以就这条标准而言, 满语的使动词缀体现的是派生词缀的性质。

综上所述，通过标准 1、标准 2 和标准 3 很难判断满语的形态学定位是使动词缀是屈折词缀还是派生词缀，但通过标准 4 和标准 5 可知，满语的使动词缀的性质比起屈折词缀的性质，更接近派生词缀的性质。

参考文献

児倉徳和

2011 シベ語の基礎. 東京: 東京外国語大学アジア・アフリカ言語文化研究所.

2018 シベ語のモダリティの研究. 東京: 勉誠出版.

胡增益

2020 新满汉大词典第 2 版. 北京: 商务印书馆.

田村実造・今西春秋・佐藤長

1966—1968 五体清文鑑訳解. 京都: 京都大学文学部内陸アジア研究所.

王海波

2011 満洲語三家子方言の使役構文における被使役者に関する考察. 東京大学言語学論集, 第 31 号, 第 333—345 頁.

2018 満洲・シベ語現代方言音韻論. 東京大学博士論文.

2020 満洲語現代方言における母音調和. 北方言語研究, 第 10 号, 第 135—156 頁.

早田輝洋

2008 満洲語の格標識は附属語か接辞か. 語学教育フォーラム, 第 16 号, 第 1—9 頁.

Anderson, Stephen R.

1980 Problems and perspectives in the description of vowel harmony. *In* Issues in Vowel Harmony. Robert M. Vago, ed. pp.1—48. Amsterdam: John Benjamins Publishing Company.

Bauer, Laurie

1983 English Word-Formation. Cambridge: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2003 Introducing Linguistic Morphology (2nd edition). Edinburgh: Edinburgh University Press.

Bloomfield, Leonard

1933 *Language*. New York: Henry Holt and Company.

Booij, Geert E.

1996 Inherent versus contextual inflection and the split morphology hypothesis. *In* Yearbook of Morphology 1995. Geert Booij & Jaap van Marle, ed. pp.1—15. Dordrecht: Kluwer Academic Publishers.

Comrie, Bernard

1981=1989 *Language Universals and Linguistic Typology*. Chicago: The University of Chicago Press.

Dixon, R. M. W.

2000 A typology of causatives: form, syntax and meaning. *In* Changing Valency: Case Studies in Transitivity. R. W. M. Dixon & A. Y. Aikhenvald, ed. Cambridge: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Greenberg, Joseph Harold

1966 *Universals of Language* (2nd edition). Cambridge, Mass.: MIT Press.

Hinton, L.

1982 How to cause in Mixtec. *Berkeley Linguistic Society* 8: 354—363.

Rice, Keren

1987 Inflection inside derivation: an Athapaskan case. *Toronto Working Papers in Linguistics* 8: 80—94.

Robins, Robert Henry

1964 *General Linguistics: An Introductory Survey*. Bloomington: Indiana University Press.

Shibatani, Masayoshi

1976 The grammar of causative construction: a conspectus. *In* Syntax and Semantics, Vol. VI: The Grammar of Causative Constructions. Masayoshi Shibatani, ed. pp.1—40. New York: Academic Press.

Shibatani, Masayoshi & Prashant Pardeshi

2002 The causative continuum. *In* The Grammar of Causation and Interpersonal Manipulation. Masayoshi Shibatani, ed. pp.85—126. Amsterdam: John Benjamins Publishing Company.

Song, Jae Jung

2001 *Linguistic Typology: Morphology and Syntax*. Harlow: Pearson.

Spencer, Andrew

1991 *Morphological Theory*. Oxford: Blackwell.

Stump, Gregory T.

1998 *Inflection*. In *Handbook of Morphology*. Andrew Spencer & Arnold M. Zwicky, ed. pp.13—43. Oxford: Blackwell.

The Morphological Status of the Causative Suffix in Manchu

Wang Haibo

Abstract: This paper presents the aims of determining the morphological status of causative suffix in Manchu based on the five criteria mentioned by Stump (1998). The causative suffix in Manchu is a derivational suffix rather than an inflectional one, mainly because of two reasons: Firstly The causative suffix in Manchu is not semantically regular. it may be used to express a manipulative causation or a directive causation, the choice of which is determined by the base. Secondly the causative suffix in Manchu does not close words to the further derivation, i.e., it can be followed by another derivational suffix (the noun-forming suffix *-ku/-qu* or the noun-forming suffix *-n*).

Keywords: Manchu; causative; inflection; derivation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北冰洋研究. 第五辑/曲枫主编. —上海:上海
三联书店, 2022.9

ISBN 978-7-5426-7796-9

I. ①北… II. ①曲… III. ①北冰洋-区域-丛刊
IV. ①D5-55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2022)第 142304 号

北冰洋研究(第五辑)

主 编 / 曲 枫

责任编辑 / 郑秀艳

装帧设计 / 一本好书

监 制 / 姚 军

责任校对 / 王凌霄

出版发行 / 上海三联书店

(200030)中国上海市漕溪北路 331 号 A 座 6 楼

邮 箱 / sdxsanlian@sina.com

邮购电话 / 021-22895540

印 刷 / 上海惠敦印务科技有限公司

版 次 / 2022 年 9 月第 1 版

印 次 / 2022 年 9 月第 1 次印刷

开 本 / 710mm×1000mm 1/16

字 数 / 400 千字

印 张 / 23.75

书 号 / ISBN 978-7-5426-7796-9/D·543

定 价 / 88.00 元

敬启读者,如发现本书有印装质量问题,请与印刷厂联系 021-63779028